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四卷

楚蘄後學張　宿詮訂

原避遭

吉凶悔吝生於人之動者必本於天地之風雲雷雨帝王之喜怒哀樂以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也不自有吉凶悔吝而自能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惟天地帝王譬則易也堯舜其易乎仲尼其易乎易未成而

欲有爲以成易者能無吉凶悔吝乎不然祖述
堯舜如仲尼者宜乎無不吉矣奚有微服過宋
之凶悔吝乎以易未成不免有爲以祖述祖述
不免以有爲未中而庸喜怒哀樂亦未中而和
也天地其能位乎而况能如天地以天地乎風
雲雷雨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乎
然則仲尼不自有吉凶悔吝而易乎必易而能
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而後爲仲尼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之夫子不啻大人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又況自有生民以來之聖人莫盛於仲尼而聖人之若凶若悔若吝亦莫可勝數於仲尼矣吉又奚勝數乎或者以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爲仲尼之吉者乎果其吉乎必易而不自吉凶悔吝而能吉凶悔吝乎人之若大若小者乃其吉也乃足以償所遭於所避也仲尼其易矣乎

遺言孝感

昔年如彼而遭如彼而得避矣今年如此而避又不覺如此而遭矣如之何如之何聞孝感爲我而避者有數十惟未如徑泉隨我避之速也又聞爲我而遭者有十數亦惟未如徑泉先我遭之甚也不忍言不忍言幸而遭於昔年得避於昔年者必天令我得葵父毋也不然昔年之遭不減於今年之遭能得避耶得避而避者固

天也不得避而避者又非天耶何怨何怨一代自有一代故事黨人避遭漢代故事也清流避遭唐代故事也僞學避遭宋代故事也孝感於我昔年避遭故事已不下漢不下唐不足言矣且不下宋僞學而避遭於我爲今代故事者後代不知又何言也我又何望孝感顧我於今之避遭又爲一故事欲爲於一代者則不敢不於孝感望也何者望於湖廣城收我骨骸及改蘭

洲或招其魂又改仰雲弃徑泉同德崇與臺老
合爲一墳於孝感是望也設春秋祭於求仁會
館是望也或望收我骨骸率會友葬江西吉安
永豐同我父毋合爲一墳於梁坊夫山上即以
此避遭之言滿紙者立石於墳前山之下左坪
亦設春秋祭是望也是望爲一代故事望也

上祁門姚大尹書

爲辯妖事且妖生於心者必有妖言妖形於言

者必有妖事妖著於事者必其所交於平日者
必有妖人也元自幼所交不暇歷歷辯惟辯自
庚申北往則其所交而同往者則湖廣孝感已
故程後臺其人也其名則學顏而其官則大僕
寺寺丞也及抵北則其所交於北以朝夕者不
一其人何嘗有一妖人以相交乎而因程以前
交程之鄉同年者則湖廣麻城耿楚侗其人也
其名則不佞名而官之於北者則侍御史也今

官則福建廵撫也因耿耿而與今之閣下張公太
缶官司業時講學于𦎫之顯靈宫即覩此公有
顯官有隱壽凡其所講者即唯唯即不與之辯
學是非而即憂其必有肆壽於今日也且此公
退即對耿言元本一飛鳥爲渠以膠滯之然元
亦即對耿言張公必官首相必首壽講學必首
壽元耿即笑而對言此公腰不健未必有官顯
於首相也壽何由肆及辛酉又自𦎫而南則與

錢懷蘇朝夕講所學且同南遊福建訪于林共林名號不暇上於書也而錢其名則同文其官則刑部郎也時與錢又與卅徒朱錫號圖泉嘗官章州教授者亦同南遊而相與講學於林宅五十四日即知林之所學非元所學也即與錢即與朱即圖旋又遇耿于彭澤一宿即別入寧國會羅近溪官知寧國者時元彼已故嚴相毒即同今日容拿毒幸羅幸錢得免其所毒者且

錢以同遊而又同被嚴毒是同在井誰救井中人也不然錢欲同避嚴同遊同講同學同朝夕矣錢乃不得已復宦而以夫馬送元徃耿衙而耿又以舍人送元旋湖廣孝感同程二蒲名學愽官知重慶者入重慶相朝夕講學三年矣初抵重慶郎值白蓮賊發不滿一月而破一州六縣郎亦不滿一月而滅白蓮賊雖皆程之功元不負之爲巳力然元亦不無一二力之輿也刻

有重慶稿可據且程必不忍坐聞坐視元之遺
毒而必不容不出身持重慶稿爲元辯也又及
巳巳冬聞錢去世即往哭之輒往杭會講學者
便與夏見吾名道南以官梧州僉事起復過杭
而會是亦素相與講學人也壬申春又往道州
會舊交周合州名溪相嘗官揚州二守即與周
秋旋孝感即又往黃安會耿相朝夕以講學幾
一年矣而耿即笑言張公果顯官於首相矣庚

何怫園藏刻

申所言果有驗矣而所所言所隱毒者亮不有也元郎復其所笑逐日乃驗逐日乃有今日不得耿來對言一笑果驗於昔日者又果有驗於今日也且耿季弟叔臺名足力今官兵部郎者其所交則以文相透雖不如錢如程以學相透於相交而亦不啻伯兄耿廵撫以情相交相厚已也凡上所辯者未有一點一畫虛其所辯者也虛辯且未有況敢有妖言乎又況敢有妖事乎

又況敢有藏逆於妖乎莫非由於心不有妖生而人不有妖変也又況元自湖廣而旋以葬父毋爲事豈有妖事以事乎凡言葬事皆古禮所言豈有妖言以言乎凡以葬事來吊其人又豈妖人相交以交乎又況自戊寅二月二十日爲避毒來吊邪門胡時和廬墓至此春三月一期餘矣惟有原學原講萬餘言何嘗有一妖言乎又何嘗有一妖人以共事妖事乎夫有妖言而

與時和言惟天知惟地知惟二人知誠難辯也設所爲有妖事所交有妖人則不惟天知地知二人知地方無不知矣又奚俟於若是辯乎獄中上書漢有鄒陽而立出於獄者今元事非鄒而言亦非鄒或者所講所學亦非鄒也第同獄中上書乃敢引之以明獄中上書可免其書所上於獄中罪也況元引鄒於獄中故事亦非敢萠僥倖心如鄒也惟恐或疵元於微州又恐或

宛元於江西又恐耿不及於元救又恐程不及
於元辯伏乞爲元撑繕寫者抄寫原學原講一
冊及此所上書於錢之去思碑亭焚之以報錢
於幽也又爲元或刻原學原講一冊及此所上
書以報耿報程於明也元敢不自度敢勞爲元
之若此乎然以今視昔則昔爲今之古以後視
今則今爲後之古凡古皆有故事以傳萬古之
不衰則元雖宛猶不宛也且亦賜功德於元不

當鄱陽故事於萬古也汝元一筆一淚上書以
辯狀乞垂覽如前或抄或刻萬萬

上祁門顧四尹書

爲辯妖事悉辯於書而悉上於堂者不敢贅悉
以辯惟抄其所悉者於臺下也且乞臺下爲元
於堂上順導所悉所辯二絲或有未悉未辯者
如昨取原學原講二册轉之堂上有無限委曲
順導救元意也元何修而得臺下若此耶或者

孔孟在天之靈默啓臺下救元爲講孔孟學而遭毒至此縱不能免毒於形骸而可以免毒於心志也何者心之所志在原學原講一冊也在所悉所辯一緜也悉得臺下順而導之則形體雖斃於毒而不存而心之所志所在自不斃於毒而不傳也不然孔孟所講所學之透於元者後元而斃者不得有所傳也然則得臺下若昨之所取又及今之所導非孔孟在天之靈而何

不然元何修而得臺下至再至三以救元若此耶昨不得悉辯於口今敢悉辯於筆伏乞臺下順導萬萬

上祁門姚大尹顧四尹書

求免而不得免又必百計以求必免之必得者人情恒情也惟漢有皇甫規耻不與黨人是不求免出於恒情外而表表於漢者一人也又惟宋有蔡元定見晦菴被宋相王淮及韓侂胄排

則自度必在所不免是亦不求免出於恒情外
而表表於宋者又一人也今胡時和在姚父母
臺下哀哀求送元竟抵江西竟抵湖廣而不有
一毫求免情溢於哀哀表表始而姚父母不允
繼而允又繼而顧父母既惜元不有一骨肉於
朝夕又惜和不有虎狀而同虎於兇毒乃又委
曲差人押和限期限界爲兩全不求免而自有
所可免焉者也此誠姚父母顧父母推隣邑隣

父母乎元以子民情也此誠又推本邑本父母
乎和以子民情也第元一朝一夕不有和共朝
夕則元必死於朝夕矣而和亦必於元不朝夕
共必亦於朝夕死矣不又負姚父母顧父母委
曲於兩全恩耶或者和為元寫完原學原講一
冊及預寫沿途欲上書而多得完寫以備以便
沿途書之上則元則和亦不容不剖情不朝夕
共以副期之限界之限以免違限罪也況此違

限罪亦非敢冐枉法罪也亦惟欲效漢人宋人
出於恒情罪也伏惟姚父毋顧父毋體情宥罪
又爲一漢代一宋代故事而故事於今代幸萬
幸萬

謝浮梁張大尹書

范滂初被黨錮之毒而救之者藿胥也滂宜於
胥謝矣然滂竟不於胥謝以致有責滂不謝胥
矯察情也滂乃釋其所責而言被其所毒者固

滂也而所以於犇被者惟爲危黨錮以危漢社稷被也非滂之私被也然則救其所犇者固胥也而所以於犇救者亦惟爲扶黨錮以扶漢社稷救也亦非胥之私救也在滂必不以私感胥謝在胥必不以私冀滂謝而責不謝者當不俟釋而自釋然於所責矣不然叔向不見奚奇之釋言於滂者將不爲飾辭耶元雖不敢於滂擬而犇之烈烈被於滂者亦將微微被於元也遑

下亦雖未有胥之救滂毒者救元毒而其嘆元所上書憐元所被毒惻然見於辭色且立換轉解批立遣轉解役又且叱役顧元老則救元之情不下作見孺子入井欲救有不容已亦自不下胥救滂情於色於辭表也元當如之何哉不惟不敢不救不謝且亦無可以致謝也惟謹此空言於臺下謝猶不謝也不謝猶謝也顛滂於胥而亦不顛滂於胥也或者又不啻滂於胥也

乃若向乃若奇則滂則胥矣何者必向必奇必同官於晋也必素相交相厚於晋者也必滂必胥必亦同官於漢也必亦相交相厚於漢者也不謝可也乃臺下達人也乃若元竊人也兩地未嘗一面人也固非相交相厚若向若奇若滂若胥相交相厚人也亦非同官者向若奇若滂若胥同官人也而臺下於元所上書則嘆不容已於元所被毒則憐不容已況其所立撰立遣

而其辭其色又有顧元情之深乎其救元者則
惻然又有不容巳又有不啻相友相厚於素不
啻同官於晋於漢巳焉者也可不謝而敢不謝
耶畢竟不足以言謝也又畢竟不敢不借謝言
以月千臺下出元所上書於浮梁學三師浮梁
學百負浮梁諸士大夫共體元本吉安永豐隣
子弟也亦在隣師隣員隣大夫所亟念埀救中
又以月千臺下寄元所上書於東吳必有媚必

有朋必有伯仲必有少俊在言路者亦覽亦體
爲元轉書以上或又不曾奇於向胥於滂之所
救己也可不謝而敢不謝耶是謝亦非私謝也
亦惟爲社稷謝也亦惟爲講學謝也謝又有大
不謝謝也元敢不謝

上饒州陶四府書

右書上祁門及上浮梁者今又錄之上臺下也
况臺下又爲吉安之隣郡祖父毋不曾示豊邑

父冊只也又不啻邑父冊於祁門也又不啻邑
父冊於浮梁也尤當專書以上以見元歷歲葬
必有所究所葬臺下以隣祖而並隣子民尤易
以達葬情究情於上也第未暇未能如祁門歷
歷於情數乃惟乃錄書上於祁門者上臺下也
不然敢仍於祁門書上仍錄於臺下祖父冊上
耶然而又錄書於浮梁上者又以見自浮梁轉
解來也不然亦奚敢於浮梁書亦錄上耶伏惟

賜覽不俾元爲究毒宛鬼雖宛何憾何憾

與鄉鶴山書

爲講學被毒事且以元爲名教中罪人誠有罪矣然肆毒於元者不以名教罪罪而以妖逆罪罪雖然佹胃之鷹犬以毒聠翁者則以僞學變而爲僞黨以僞黨變而爲逆黨爲一網打盡是亦以逆罪罪聠翁也元雖不敢於聠翁擬而今之罪元者似聠翁罪也或者是亦名教中之罪

人也懼懼懼懼元於庚申秋得一面稱翁於近溪羅兄宅再面於程二蒲宅亦覺有毒講學者毒元也元本不敢聞於翁而在翁不知肯遽從者顧元否卽伯樂二顧而群肆之於馬自不敢輕視且不以齧蹄視馬而重加絡以羈之也刑具在身百不能悉

又書

本府一傳一劉諫於丙子春卽疑爲元黨而秋

何梧園藏刻

郎肆毒於元也況鄒進士之諫於丁丑冬又疑爲元隣邑親不啻疑爲黨也乃年逐一年月逐一月日逐一日而毒之肆者亦日甚以致有今日毒難堪也顧顧否翁於元不越一面再面而已其相識甚淺也然一面時也見翁用情於元則甚深矣況再面乎而於半面識者又痛如耶不然元敢以此事此時瀆月翁耶體悉體悉

謝進賢王太君書

臺下不惟憐元且欲救元而若自恨未有可救之權惻惻溢於辭色又嘆元莫已又思慮元莫措乃踟躕頃刻既賙以元路費又賙以元有與何其隣父毋推父毋子民至情溢於辭色惻惻然之若是耶必臺下天禀素仁原也第恐前途經解經遞隣父毋而其仁厚之素禀著又不盡臺下若也昨擬臺下必送生儒府考必先元抵南昌元處妄意必得臺下爲元先導所以惻惻

然者於南昌隣父毋也今則不然元惟仰天悵望而已臺下不日不免會南昌會新建會豐城隣父毋會間談及元事又望臺下終始乎其所以惻惻然者共商預有可以救元者於萬一也或於本省上司或於經過上司或於一十三郡貴同年或於貴鄉婣婭或於貴姓伯仲有當言路而預可以救元者又或有卽當權而卽可以救元者亦望臺下始終乎其欲救元者於萬而

又萬一也且元一細人也講學一大事也不幸以細人貝大事而凡與救元者非徒救元也救講學也孝勿忽元爲不足救者此元於所謝難盡中又致所祈無盡意也外有原學原講萬餘言一册容沿途整錄再呈以爲臺下異日拜言官進言救講學者之張本也謝何能盡謝何得盡

上新建張大尹書

汝元上書於臺下似於多此一上書也而不知臺下雖非經解衙門將來臺下必當言路則元生平所事講學事則元今日爲講學被毒事必經臺下言路時必一言也然則似多上書於臺下果多乎哉萬萬不可少今日之上書以爲來日當言路進言之張本也況元今日經解於南昌又未必不經聞於臺下以南昌新建首縣甚省城相聞則咫尺也故以自祁門所上書經辭

於一縣則上書於一縣者并此書上臺下爲嘗言路以言元事於元生前言或於元庇後言以爲元講學被冤而洗冤之張本於萬代言路以不死元於死於萬代言元事也不然誠於臺下多書上矣不然敢於臺下多書空空以上之哉伏乞臺下出元所上書於經解衙門隣父毋其覽其於元動愀愀情則元之冤於今日郎洗於今日也又奚俟洗元冤於將來當言路進言日

哉元帶刑具出於萬不得已激切上書又何敢多又何敢多

上南昌李大尹書

竊以臺下必知蘇訥菴今列於行人列矣竟不追宪程二蒲任重慶三年與之相知以學相講而無間於三年者乎元必欲臺下知訥菴者無非欲臺下知二蒲也又必欲臺下知二蒲者又無非欲臺下以其知訥菴者知二蒲以其知二

蒲者以察元今日事也臺下突然見解批以解
所犯如元者雖欲於元察何據于元察乎乃敢
必欲臺下知訥菴知二蒲以爲元察據也不然
徒以上祁門書轉呈臺下於元察亦察之何所
據乎伏乞臺下賜覽所上祁門書而又據訥菴
二蒲相知以察元則書之上於祁門者爲有據
也有據以察元也不然元敢必欲臺下知訥菴
以知二蒲何哉乃若臺下又不俟知訥菴知二

蒲所相知者而即於元所上書以察之洞知元
今日之被解以被毒也或根二蒲不能爲元辯
之於早或根詘菴將入諫垣必不能爲講學者
與首相爭是非夫是非之爭於講學以爭於首
相者抑何是何非以諫爭乎即首揆以條陳學
政有不勝其可諫於諫者今且不能歷歷指惟
指其首陳首條遽然以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
問何其粗疎於講學以隱毒於講學者耶且講

學者未必不體認經書者也而體認經書豈足以盡講學者乎況體認經書於歷代[illegible]者不知其幾而有幾入文廟者乎必講學者乃可以入文廟人也必入文廟者乃可以名講學人也不然名臣則臣名矣理學名臣又奚於名臣而又名以理學名以臣名乎是故理學名臣固於經書則體認矣而名臣不於經書亦體認乎孰可以文廟入乎孰不可於文廟入乎孰可以於講

學名乎孰不可於講學名乎此必二蒲將爲元
辯必辯不及此辯此必訥菴將爲講學者諫必
諫不及此諫也臺下不容不爲元遲致恨哉又
容不爲講學者預致恨哉臺下又豈徒耳恨哉
必設身處二蒲處訥菴地必辯必諫必有以深
恨乎二蒲訥菴不辯不諫者也元又敢欲臺下
徒知訥菴以知二蒲已哉察元以知元洞然幸
萬洞然幸萬

上湖西道吳分巡書

四月廿六夜太公祖一見汝元即呼之以何心隱而奚又改梁改汝元耶宛若祖之見孫呼孫變姓名於異鄉而復姓名於故鄉之情狀也欲留之而似不容以輕留也欲舍之而又似不忍以輕舍也且又垂憐垂老被羈雖明明覺之羈非其罪而又欝欝恨不由已可以即釋其所羈於其所羈者莫能以自已也踟躕頃刻乃愀愀

何枯園藏刻

然曲體汝元且自舒精神以自保血氣以俟轉救於按院何如汝元自承太公祖一見一呼情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而汝元亦因之早夜以思各道公祖之於汝元猶伯叔祖之於伯叔孫也縱救汝元而其所救情狀必不若太公祖之情溢於救汝元之狀者莫能以自已之切且親也何者汝元於臺下猶嫡孫也非各道伯叔孫比也公祖於汝元猶嫡祖也非各道伯叔祖比

也其情其狀自有疏戚別也自有款笑涕泣別也以戚以泣以救未有不可救者救之於泣於涕於戚其情其狀以動其權之得以救者如撫按之得以救而乃自有可以救焉者也莫非以嫡祖救嫡孫情狀救也亦莫非以本道嫡祖救本道嫡孫情狀救也撫撫按必無猜於所救也乃自未有不可救之者也設汝元雖嫡孫而非順孫則嫡可救而非順不可救也不推汝元不

得侥倖於臺下救而且臺下必不擅便於汝元救也夫非順則逆而其逆其心或可藏之而莫測若其逆其跡竟可掩之而莫露耶莫非有是心必有是跡也莫非無是跡必無是心也臺下必俟察汝元跡而後亮汝元心則救汝元情狀必猶豫也雖欲救汝元必無有可救汝元者也臺下不俟察汝元跡而直亮汝元心則救汝元情狀必果斷也此則救汝元必自有可救汝元

者也且汝元若此其亟亟者非苟求活已也亟亟求與閣下面以面爍閣下爲汝元轉奏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册不負生平所講所學於萬一求也不然敢亟亟若此以苟求活已哉即日又以汝元轉解湖廣則臺下欲救汝元於本省撫按者無與於湖廣撫按救矣何者得救汝元之權不在本省而在湖廣也或於汝元救不救亦由湖廣而不中本省也求面閣下以轉奏之

求不亦竟成一空求耶雖然若臺下以本道祖
而亮汝元以力救本道孫於湖廣撫院或竟救
於閣下或竟救於　朝廷亦無有不可救者又
況臺下卽又兼道嶺非則把總於嶺非以緝汝
元者又爲臺下所屬吏也汝元又爲臺下所屬
犯也又以嫡孫之所犯非其罪者得掌於臺下
而尤得與可釋擢以得釋嫡孫於嫡祖也凡於
本省撫按於湖廣撫按於閣下於　朝廷以力

救波元又奚有不可救者乎亦非苟求以苟示活已也求之不盡所求而尤有出於所求之不盡者統在始終乎四月廿六夜承臺下於波元一見一呼情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情狀也

又上湖西道吳分廵書

歷陳講學事波元所事講學以事生平事者事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也夫以又盡善歸諸部而以未盡善歸諸武則可以亮其所事所講所

學以事於孔子事也何嘗有逆事以事於孔子事耶不夷尹其行而孔子其願則可以亮其所事所講所學以事於孟子事也亦何嘗有逆事以事於孟子事耶況於弒君弒父之漸而傾之者孔子其心事之不容已於文王者也然則不惟於孔子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事者亮其不有逆事於孔子所事而於孔子心事之不容已者尤足爲孔子亮矣不然流離防也孰有於其

流而無君父之大逆必辯之必力如孟子其心事乎汝元生平所事於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事者亦惟事乎其心而心乎其事於孔孟所歸所慎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也而逆心逆事不亦可以於汝元所事所講所學其事亮哉自庚申前而汝元與郡邑鄉族所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事於郡邑鄉族以事事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事事也自庚申後而

汝元與東西南北所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事於東西南北以事事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事事也自庚申前自庚申後而汝元所與郡邑鄉族所與東西南北之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者固不一其人也而相透此講此學於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者惟錢懷蘇一人也設懷蘇尚存於今日必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於朝夕而汝元不被今日毒矣乃若巳故程

後臺雖先於懐蘇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學而其與汝元相透此講此學或恐不懐蘇先也然而陳此懐蘇陳此後臺似無可徵於所陳矣乃又陳其二三相與者以徵之有程二薪則同懐蘇官非部於庚申亦同懐蘇交汝元於庚申而其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相透此講此學於庚申者亦不不懐蘇相後先也第懐蘇則誠而不有滑機二薪則明而不無滑機

者一先一後自不能以相掩也又有若羅近溪又有若耿楚侗亦與汝元交其情其厚亦不有先後也然羅於汝元相交則相忘而相敬也其耿於汝元相交則相敬而不相忘也一先一後亦奚能以相掩耶乃若羅若耿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而不相透於汝元所講所學乎此講此學者羅亦不先不後於耿也耿亦不先不後於羅也設羅設耿相透此講此學於汝元相與以講

相與以學者得若二蒲相透於此講此學不相後先則汝元亦不被令日壽矣況得若懷蘇相透於此講此學者乎然而又陳二蒲若此又陳近溪若此又陳楚侗若此之歷歷者亦不惟徵其所陳於後臺於懷蘇已也且欲以徵汝元敢陳二三相交者歷歷若此必其汝元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雖不如二三相交者一一相透而亦未嘗不於二三相交者一一相亮

也伏惟臺下即汝元所陳相交有若此其歷歷之相亮以亮汝元心事之不有逆事則汝元所事所講所學事乎孔孟所歸所愼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者乃有微也不然孔孟遠矣其講其學其事湮矣孰於汝元事乎其心而心乎其事於孔孟心事之不有逆事以講以學以事生平事者微以亮哉至再至懇於其歷歷所陳者十百千萬而一一亮亮矣嘗汝

示幸萬天下講學者幸甚

上嶺非道項太公祖書

爲辯究事汝元生平惟事講學事而自度本無所可究者事也自丙子七月内汝元在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樂聚友朋以講汝元所學方翕然時突爾程二蒲親弟乘舟而來亟報汝元本省已差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邊偪汝元登渠所乘舟即放長徃出湖廣境乃泣語汝元典史

高帶兵爲緝大盜犯也蓋大盜犯不別有所指所緝也語畢而程親弟乃歸省應試惟以其表兄儁茗送汝元竟抵泰州尋二蕭爲汝元致書辯於湖廣兩院各道汝元又自度事勢至此則迫矣莫若歸塟父毋而後揀身自辯於　朝歸僅三月築墳畢而茗父又領德安府票來緝其子幷緝汝元令汝元欲守墳而不可得又安得不棲棲走徽州祁門尋素與講學友朋共朝夕

以避其所緝耶前月初二日果不覺南安把總朱差人又領湖廣撫院緝汝元票以汝元於祁門起解抵此地則九百餘里至此時則六十餘日投解呼入吆出百千萬億其辱何勝百千萬億其苦何勝苦雖一里尚難堪況里以九百餘計乎雖一日尚難堪況日以六十餘計乎又況或以汝元轉解湖廣不又有千里計乎又不有百日計乎人生如白駒之過隙爾何辱何苦汝

元之辱且苦于其生耶又莫若哀告太公祖轉
請轅門即殺汝元于此地以免辱且苦于千里
也即殺汝元于此時以免辱且苦于百日也且
太公祖于丙子七月尚代廵湖廣必洞知湖廣
以大盜犯緝汝元之所由起者由于　朝有所
議而起乎由于野有所譖而起乎文由于省府
州縣有所訪而起乎伏乞于洞知其所起而洞
察其所犯果有可殺而不有可生則殺汝元于

其地此時之爲便也雖究未辯而被而得殺者
便以免辱且苦于其生是即以生道殺汝元也
汝元敢怨乎或者軍門雖欲殺汝元而未洞知
其所起且亦未及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殺
遽恐重失之慘而恐于汝元殺耶又或雖欲生
汝元亦未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生又遽肯
輕失之縱而肯于汝元生耶幸得太公祖昔年
丙子七月在湖廣今年巳卯五月在贛州旣得

洞知洞察于昔又得洞知洞察于今汝元果非
事講學事而果不無所犯事之果可以殺自難
逃太公祖之洞知洞察也汝元果事講學事而
果不有所犯事之果可以生亦難逃太公祖之
洞知洞察也伏乞以其洞知洞察于今昔者明
之軍門亦知太公祖之所知察太公祖之所察
以殺汝元以生汝元是信太公祖殺汝元也是
信太公祖生汝元也軍門將不得自免自疑其

失之慘又不得自免自疑其失之縱耶然則任生殺之權在軍門而神生殺之機在太公祖矣汝元哀告本欲得便殺敢欲得便生耶莫非在太公祖神其機于任權者便之爲何如也又且究汝元以盜犯又究汝元以妖犯又究汝元以逆犯竟莫知其果何究果何犯亦惟太公祖洞知其所起所究洞察其所犯所究者于今昔者也更乞太公祖俯查朱把總所領湖廣移文緝

汝元者則究果何起而果究以何犯太公祖尤
得以洞知洞察以生以殺汝元于贑州免辱苦
轉解于湖廣不惟或殺或生汝元之權自得以
任其權而自無疑于軍門而或殺或生汝元之
機尤得以神其機而自信于太公祖矣惟查惟
請懇懇

上南安趙四府書

汝元未見公祖鬱鬱然不知公祖之於汝元何

如既見公祖不倨座而臨階愀愀然以慰汝元宛有百千欲言難言溢於言表而藹藹然於未見者稍舒於既見也且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汝元何修而致此哉無非公祖天秉素原之所致也或者由陸雲臺以致之乎抑由錢懷蘇以致之乎畢竟由公祖天秉素厚之自致也何者雲臺之於汝元雖相聞未相見而亦不似尋常未相見徒相聞者比也有自雲臺而來會汝元

者每每則盡出雲臺起居以示汝元有自汝元而徃會雲臺者亦不免盡出汝元起居以獻雲臺以此雖未相見於函丈而得相開於千里也雲臺之於汝元槩如此也公祖之於雲臺其同年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亦通家之相厚歟不然公祖於雲臺同府而異縣以家者兩家於兩縣公祖安得出雲臺以致公祖之於汝元亦如此乎畢竟由公祖天稟素厚以自致也豈

由雲臺以致之乎有如懷蘇之於汝元又非雲臺之於汝元者比也其以講學相交而又相遇於所講所學以同朝夕起則同起居則同居有非徃來相會者所能盡乎其相與者矣此又豈在見聞擬耶第又不知公祖之於懷蘇仰公祖之於雲臺家兩縣亦通家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其同年之相厚歟或者年相長少仕相先後惟精神之相感而不在形迹之相厚歟此

汝元致必公祖之於汝元如此此者畢竟由公祖
天衷素厚以自致也亦豈由懐蘇以致之乎然
亦未有致之而無由者也以致之由於雲臺耳
亦不盡於雲臺也又似致之由於懐蘇而亦不
盡於懐蘇也無非盡於公祖天衷素厚之自致
自由也不然汝元徇修而致公祖之於汝元如
此者哉外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册并此書上
公祖賜閲賜裁且乞爲汝元分付繕寫者另抄

二册以一册遣焚於懐蘇祠此爲汝元鳴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於幽也文以一册遣貯於雲臺舘此爲汝元鳴所事所講所學以事生平事者於明也前此汝元欲効成化間有福建陳布衣詣闕上書并上原學原講一册以自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於朝廷於天下不覺將非行而被執於三月初旬被囚於五月中旬則其所欲以自鳴者恐未得以自鳴也此

又汝元鬱鬱然而未舒於生平者亦不知公祖肯援汝元於淵而寘之九臯一鳴以舒此生平所欲鳴未鳴之鬱鬱然者否也雖然得舒未見鬱鬱然於旣見者旣汝元生平鬱鬱然之一舒也況又得并上原學原講一册而脫或得賜閱賜裁且又或得賜抄賜遣者亦卽汝元生平鬱然又一舒也一舒卽一鳴也一鳴卽一舒也舒於公祖者卽鳴於公祖也且公祖必爲朝

廷名臣矣必爲天下名賢矣而其於公祖嗚者不即於　朝廷鳴乎不即於天下鳴乎嗚且鳴矣舒不舒乎又即汝元生平欝欝然一大舒也㦖㦖

上南安陳太府書

竊以梁汝元即何心隱也自庚申前則在學姓名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則遊學姓號乃何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梁姓

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則避巳故嚴相之肆毒一則便四方交遊之稱謂也且以臺下不聞梁汝元或聞何心隱况又自壬戌迄于甲子二三年間交遊於八閩共學於八閩者非一人非一日也而八閩之交遊以共學者如大郡之興化大邑之蒲田又不啻非一人巳也又不啻非一日巳也又莫非以何心隱姓號與之交遊與之共學也而因其交遊因其共學以相聞者亦

惟以何心隱姓號聞也又況聞何心隱姓號於
八閩之不啻非一人不啻非一日聞者又不惟
與化之大郡蒲田之大邑多其人久其日而聞
也以此切恐臺下必不有梁其姓汝元其名聞
而或者有何其姓心隱其號聞也乃敢以梁汝
元即何心隱顯之於書特於臺下上也不然三
月初旬被執於祁門五月中旬被囚於南安凡
書以上職掌者惟以梁汝元所講所學所事所

交具之於書以上之於職掌也何嘗有梁汝元郎何心隱顧書特上臺下者具書上職掌耶伏惟臺下以其或於何心隱聞者即於梁汝元察并察外有所錄所上祁門書以俯憐昔之所聞何心隱而推憐今之所察梁汝元則所犯非其罪自然於臺下矣又奚梁汝元即何心隱幸甚凡所與以交遊所與以其學者亦幸甚幸甚

上南安康二府書

汝元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不得鳴於天下與天下共講共學共事於孔孟名家所事所講所學事生平事者乃以生平所著謬發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册剛欲請闕鳴之於　朝廷以鳴於天下忽爾被緝於祁門則三月初旬被囚於南安則五月中旬以致先陛易度虎生難測而前册原學原講之欲鳴於　朝廷以鳴於天下者猶夫汝元生平所講所學仍復不得鳴於天

下也前此祁門姚父母雖寃汝元旣自鳴講學
必有講學所蓄所發者汝元不得已遽出前册
原學原講鳴於姚父母以強塞其所寃也是姚
父母則一邑父母也姚父母縱假爲汝元以原
學原講轉付祁門儒學以徧鳴祁門士民亦惟
鳴於祁門一邑已也於　朝廷於天下得一鳴
何如或者姚父母值太朝年而亦慨爲汝元便
奏於　朝廷以請佈於天下將奏於明年正月

元旦大朝前以鳴於前歟將奏於大朝後以鳴於後歟况姚父毋或一覽而置之高閣雖祁門一邑士民且未必慨然轉付而徧鳴於一邑也又於　朝廷於天下亦果得一鳴何如幸得公祖不棄汝元俯於汝元取所上祁門書而不得并以原學原講一册上并應所取者以原學原講一册尚未隨帶入囹圄也汝元非自欲投臺下自持所錄書奈之何不得以自由也今又自

欲投見臺下自持原學原講一册上亦奈之何亦不得以自由也囹圄在職掌而汝元則囹圄犯人也奚得以自由耶欲自投見者汝元情也而投見自由之不得者職掌法也伏惟公祖以情原而以法宥是亦以漢之鄒陽故事宥汝元也且公祖榮滿屆行而行期又甚邇甚迫設乘汝元如芻狗何暇何肯俯於汝元取汝元沿途所上書耶而汝元敢續以原學原講於公祖上

耶無非恃公祖以情原汝元以法宥汝元而不忍於汝元爽也又且公祖欲於不棄汝元而賜察於衆惡以爲汝元求萬死於一生者似無所據必得原學原講一冊爲之據也汝元乃敢以原學原講一冊續於公祖上也不然敢擅上耶又且公祖上京在即又非若大朝上京者之遲遲其行期在冬比也又況公祖以榮滿之在京又非若大朝在京者之速速其行期在冬末春

祕比也公祖果不忍於汝元棄而以汝元原學原講一冊奏以請而汝元得以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於　朝廷以鳴於天下者又非若大朝者倘為汝元以原學原講奏於大朝前後之或速或遲難必比也汝元果得公祖以原學原講以奏以鳴即汝元所事所學所講事以事生平事者得鳴於天下也汝元雖死亦生也其形死也其神生也其形之所死者汝元不得所講

所學其事即於天下鳴也不得早遇公祖之所致也其神之所生者汝元幸得原學原講其冊即於天下鳴也幸得公祖之所致也又况果得公祖以原學原講一冊奏而即據原學原講冊內賜祭汝元之有可錯者以夗汝元形神之俱夗則汝元夗非究抑而夗也形夗而神亦夗也雖原學原講其冊亦並夗於其所可錯者矣而汝元原學原講其冊又奚得於天下鳴耶又况

汝元所講所學其事耶或卽撥原學原講册內又賜察汝元之有可擧者以生汝元神形之俱生汝元生非茍免而生也神生而形亦生也雖所講所學所事亦並生於其所可擧者矣而汝元所講所學其事又不得於天下鳴耶又況汝元原學原講其册耶是又無非公祖卽日上京而又不以日計在京爲汝元便奏之所賜也亦無非不棄汝元如芻狗之所致也亦無非天托

公祖加察汝元於南安以點致汝元幸遇公祖

於南安也不然緝獲汝元於祁門有司而囚汝

元於祁門縣囹圄亦無有不可者又奚為緝拿

解汝元於南安把總而囚汝元於南安府囹圄

耶統惟垂察原宥㦗㦗

上贛州蒙軍門書

太公祖臺下的示汝元所緝者果何緝也所犯

者果何犯也且莫知其所緝於所犯者果何自

起自朝有所議而起乎自野有所譖而起乎自省府州縣有所訪而起乎其有所議者以盜以逆以妖議乎其有所譖者以盜以逆以妖譖乎其有所訪者以盜以逆以妖訪乎三月間見衙門所緝汝元票有以盜犯緝汝元也有以逆犯緝汝元也有以妖犯緝汝元也竟莫知其所緝所犯者也汝元自度緝以盜犯則不惟不俟汝元自辯而人亦必為汝元辯自無有乎不辯者

矣乃若緝以逆犯則亦不無逆跡之露縱不露迹於二三年能不露迹於五六年乎況汝元往還於浙廣幾二十年矣曾有毫釐逆迹露乎亦不俟辯於巳於人而亦自無有乎不辯者矣惟緝以妖犯則似有不易辯者乃歷歷辯之於所上邪門書也雖然亦有不俟辯而亦自無有不辯者也何者妖藏於心莫可測也似費辯而似難辯也而妖形於言亦費辯而難辯乎又況妖

形於事不尤不費辯不尤不難辯乎又況二三年不有二三年人交乎又況五六年不有五六年人交乎又況徃還幾二十年於湖廣又不有二十年人交於湖廣者乎設心藏妖能不於言形乎又不於事著乎又能不形而著於所交人乎言以人殊而事亦以人殊不尤不費辯於所交人乎不尤不難辯於所交人乎又況所交其人於湖廣者亦不能歷於湖廣其人數也姑數

其許異某妖人以相交乎亦非妖人所交乎乃若耿楚侗者於彼元相交雖非深交而亦不甚淺交已也以學相講而相亮以相交也乃若程二蒲之於安元相交雖淺交而亦不啻深交也也以學相講而相透以相交也不尤不費辯於相交若二公乎不尤不難辯於相交若無人乎凡若此之歷歷辯者又莫辯於所上祁門書也擬敢贅再於林見泉又講萬有餘言不遑錄此

臺東曉闕赤赤叚纔辯辯藏於其心所形於其
言所著於其事所發於其人盡辯於其所聞者
既伐辯也辯文敢贅乎避原學原講二冊文非
徒以伐辯邀也將欲共鳴并垂所事所講所學
於諸丈夫闕下剛齋趨拜於祁門忽爾被罪於
祁門文非造化默默令汝亮先於臺下一鳴乎
東得臺前附南薦余聊效鳴兆湖於所辯也辯
又敢贅乎

又與州蒙軍門書

前月朱把總突爾問汝元講學亦有修養否汝元初莫之覺而權對以所講所學于修身者則修也養性者則養也講學何嘗不有修不有養耶繼而又問汝元近有一老近百歲蒙爺用之以傳修養法不知此老何姓何名何處人也汝元乃覺前所問者有所以也以臺下所用者問也乃對此老阮中和也必清江人也近近九十未

近百歲人也波元曾會其人而知其人也多年
軍門汪偶有疾曾用中和治而愈且清江境內
有火疾得中和治而愈者亦多也念菴羅公得
其法亦極口揚之第不知年來何如恐此老于
純陽所傳法則傳矣而于純陽所傳道亦傳乎
上陽子有言道非法則不有所事而道不有所
顯法非道則不有所家而法不有所藏又有言
得正道而用邪邪亦歸正此道此法傳其人而

未傳其一能保其早年晚年一一取效而收功
耶然則道法有別乎清淨以家言蓋言道也內
外以事言蓋言法也若道若法不有別乎或有
以中和法外無道卽法卽道道外無法卽道卽
法而道而法不有所別則中和自知非汝元所
知也汝元于中和初會于巳酉秋繼會于丙辰
夏則汝元不惟不知中和而于道于法一一無
所知也又繼會于丙子冬則汝元于其道其法

似亦有所知者乃欲中和商之必公其道必公其法而不私不秘以傳諸有能傳有可傳者乃至道大法也乃純陽道也乃于其能傳可傳者必共事其事以顯其道于其法以公其道者必有法必有家者必有事也非空空家也非空空道也至道也又必共家其家以藏其法于其道以公其法者必有道必有事者必有家也非瑣瑣事也非瑣瑣法也大法也彼有盟而不輕傳

言亦惟以匪人而不可傳癡人而不能傳乃不
輕傳也不然至道大法之有于純陽者顧私而
秘之不公其道其法而吝不傳乎亦得私而秘
不傳乎第其所傳非汝元所欲公其傳而傳者
也恐亦非純陽徧訪不得能傳可傳者而不傳
必得韓襄子乃傳之而傳者也奈之何導草一
會不得細細以此與中和商之爾迄今不會又
三年矣今微有可會之機而不可會者柰之何

哉洪元敢以此又取外錄九峯蔡氏所著洪範篇亦有切于修養者並汝元所上書上之以汝元心事所事所講所學事而旁通乎其事者亦惟仙家所尚者其事則阮中和所事事也儒家所宗者其事則蔡九峯所事事也又奚容有逆事事乎

謹錄九峯所著者于左

貌言視聽思其屬則異而其神則同也而神又

幹旋乎精氣以屬之于貌言視聽思也自其同者而同之則精則氣莫非神也况貌言視聽思而有至一其神者乎自其異者而異之精則精氣則氣神則神也又况于貌言視聽思而有不一其神者乎是故貌屬于氣而精以潤之神以華之于其貌也言亦屬于氣聽與言同乎其所屬直透于精凡所以通透乎其竅者神以出聲音于其言納聲音于其聽也若視若思則屬于

神而氣以備神精以潛神于視于思者也是故
惟思之屬于神者即谷神之神也不深刻于其
思以凝神精以自萃其氣則貌亦自潤而自萃
矣况視則思之同屬而獨不若貌之自潤自萃
于思不深刻者乎于聽自能于聲于音以出以
納于竅必有通而自透矣孰非神乎其神于思
以幹以旋若精若氣爲貌爲言爲視爲聽其屬
而又以思之所屬者修之于神于思養之于神

于思以辯乎其同于異于思于神者乎以統乎其異于同于神于思者乎此九峯蔡氏得與人傳之而以已之支思化其所傳所異者著之于洪範篇也似儒家常談而忽之者多也獨不觀道藏有延壽須知而多用鄉黨之用于孔子者亦非常談可忽者乎而儒家者流語汝元閉關以思以神以幹精氣于貌言視聽思者莫蔡九峯若也又因旁求仙家者流以閉關以幹旋精

氣神于貌言視聽思爲秘傳者又莫阮中和若也不知今所用者果若人否也果若人乞叱汝元姓名詢之不亦于汝元心事亮乎

上朱把總書

元聞臺下籍孝感而人於孝感官於德安以府衛于孝感者也元於孝感或徃或旋二十餘年設有一妖変逆変雖一朝一夕難容於孝感矣況二十餘年容元於孝感以相変乎且元聞臺

下於祁門乃作閘獨而臺下閘元於孝感者不稔有所聞乎元必求臺下稔聞於孝感以不究元者亦非苟求免於死也第求早賜元一日死則早免苦軀殼於一日矣何者軀殼之囿神氣即刑具之囚軀殼也自祁門而解抵南安則十有三縣又自南安轉解湖廣必復下而上又不服於所解縣計而一縣解則苦於一縣一日解則苦於一日一月解則苦於一月莫若哀求臺

下轉傢蒙臺早决元於贛州則元神氣早歸於天而元軀殼早歸於地不亦愈於軀殼日圄神氣而刑具日囚軀殼苦耶夫人孰不好生而惡死而被毒至此非生地也死地也而生雖好得元好乎而死雖惡得元惡乎元生於世本無死罪而今日如此無生地也有死地也無非肆毒者多元生而必致元死而後已也千死萬死無非一死早死遲死無非一死何遲死一日而苦

於一日耶又況初設軍門於贛州者以其四境
地方多變逆無常而有軍門於其地得以即於
其地便宜行事而凡逆賊即得決於其地不待
時也而元今以所罪罪名亦決不待時也雖隨
地隨獲亦惟笞元五十五十不死又加五十或
者不俟湍於百笞而元未有不死或絕元食於
其地不七日則半月十日亦可必元有死無生
則以軀殼淺殯令地方嚴守以俟臺示差人復

驗雖軀殼死者不與生者同而亦不甚異也雖
二三年軀殼不同亦不甚異也況二三月非臺
下功乎何必苦元一日生而遲元一月死耶今
則自祁門而解浮梁自浮梁而解鄱陽自鄱陽
而解餘干自餘干而解進賢已苦於五縣矣已
苦於二十有餘日矣況自此地而抵南安不下
千餘里自此時而抵南安不下月餘日不敢豪
求免苦於千餘里也亦不敢豪求免苦於月餘

日也亦惟京求臺下轉爲元懇求轅門斬元首級以解湖廣亦臺下功也不惟有功業於邊將且爲元免苦於抵湖廣二千餘里爲元免苦於抵湖廣二月餘日是亦有功德於元也或者以此爲有功業而不有功德然昔時陽明王先生於一處罪揮使惟以銅鍵處之是非不免其處而惟免其處苦耶且免其其不拔黄是亦非積功德於鍵處者耶若臺下於今日不遲處元於遲

而早苑元於早縱不有陽明功業復見於後日
又不有陽明功德德見於今日耶或者又以不
早苑元而遲苑元者令元得以徐徐辯也乃雖
苦元於生亦在所不惜誂知遲抵湖賡亦不容
元辯矣何苦於生而遲苑耶又或者臺下以湖
賡事不由已奚得早苑元而不於元苦耶又或
者臺下自度且有功業而不有功德可也何服
矜猜功德迂闊事耶如此如此則亦不俠哀求

矣至此地至此時元必不願死於水不願燬於火又不願死於苦而病爲後世以元乃自死如古有自殺而自死者也惟願死於筲又莫若願死於殺可免於筲死而苦也且又爲後世必以死而殺元者某官也元雖不有史官收而不有野史收以入史官史於後世者耶事勢至此再無容喙矣下辯惟自哀哀

上江西劉撫院書

竊以梁汝元卽何心隱者未有一人而兩姓名也自庚申前則梁汝元在學姓名也自庚申後則何心隱遊學姓號也夫以何易梁姓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以避故相之肆毒一以便四方之稱謂也不然姓宗於祖而名命於父本一人本一姓本一名也敢擅兩其姓而兩其名耶今湖廣撫臺委江西南安把總所緝者緝何心隱也而不知何心隱卽梁汝元遊學之姓號也

非兩人而兩姓名也且心隱於湖廣則撫臺若
王臺下所視心隱之遊于所撫地方一外省細
民也或生或殺乎細民則不免有若談笑之情
狀也非故疎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外省細民
自若是也惟汝元於江西則撫臺若臺下所視
汝元之在于所撫地方一本省子民也或生或
殺乎子民必不免有若涕泣之情狀也亦非故
戚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本省子民亦自若是

也況臺下米不忍汝元以心隱緝而又不忍心隱以汝元解必由生殺於本省而不憑生殺於外省必由生殺於臺下而不憑生殺於王臺下則汝元縱不得生於本省臺下而畢得殺於本省臺下是以汝元殺汝元而非以心隱殺心隱者殺汝元也是以子民殺子民而非以細民殺細民者殺子民也是以汝元其體魄理心隱其體魄於本省也而非以心隱其神魂招汝元其

神魂於外省也或者臺下以王臺下有所愛於
閣下也臺下獨不有所愛乎況愛於閣下者私
愛也愛於　朝廷者公愛也何者愛　天子命
以撫湖廣者固王臺下公愛於　朝廷者也受
　天子命以撫江西者亦非臺下公愛於　朝
廷者乎然則臺下王臺下皆　朝廷撫民官也
凡有所緝而奉　天子命以緝是爲　朝廷公
以緝民也奚可私有所愛於閣下而爲閣下私

緝民乎凡有所解而奉　天子命以解是爲
朝廷公以解民也又奚可私有所受於閣下而
爲閣下私解民乎若徒爲閣下私於民緝私於
民解則是以　朝廷公天下撫民官爲閣下私
官也爲閣下私以緝民官也爲閣下私以解民
官也況以汝元郎心隱雖緝於湖廣而實爲江
西南安把總緝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西地方
以緝乎又況以心隱即汝元雖解於湖廣而實

爲江西南安把總解又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西地方以解乎然則臺下又非爲王臺下緝以解本省子民應外省細民緝以解乎然則臺下又不於王臺下以撫臺作撫臺緝民解民官耶不又甚於爲閣下私以緝民私以解民官耶縱王臺下必有所受於閣下則臺下亦未必不有所受於閣下矣既以江西把總緝心隱即汝元便以江西把總解汝元即心隱者竟差把總所

緝而竟解于閣下其理不亦宜乎其勢不亦便乎且天下官可以緝天下民也可以解天下民也可以生天下民也可以殺天下民也奚必以江西民爲緝於湖廣以膠柱而轉解於湖廣以鼓瑟耶伏惟臺下返憐以察汝元於本省遠憐以察心隱於外省寧生汝元於江西爲本省民毋寧生心隱於湖廣爲外省民寧殺汝元於江西爲本省鬼毋寧殺心隱於湖廣爲外省鬼寧

宗

生寧殺心隱汝元於　朝廷爲天下民爲天下鬼毋寧生毋寧殺汝元卽心隱於江西於湖廣爲一省民爲一省鬼則或生或殺乎民若汝元而心隱若心隱而汝元者非冤而殺也非倖而生也是以　朝廷公天下而生而殺也非私有所受而生而殺也殺乃無冤鬼也生乃無倖民也豈惟一省民感戴曷勝天下民感戴曷勝

上江西邵按院書

竊以憲臺臺下秉生殺之權而一省民之有可生者生可殺者殺皆在其權之所秉者也況汝元一細民乎且作好作惡以生以殺俾生者非其所可生惟出乎好所作以生殺者非其所可殺惟出乎惡所作以殺以致生殺之權雖秉於天子而或自紊於　天子則臺下言官也容不於　天子一言乎況宰相或有紊權於秉權者又容不於　天子以言宰相一言乎又況撫

臺或有紊權於秉權者又容不於　天子以言
撫臺一言乎然則臺下或奉　天子命以生殺
天下民亦惟察天下民之可生可殺如汝元之
細民果有可生可殺者而生之而殺之是以天
下民之可生可殺者生殺天下民也而非以
天子好惡生殺天下民也即以汝元細民之可
生可殺者生殺汝元細民也亦非以　天子好
惡生殺汝元細民也乃臺下代　天子以奉

天子生殺之命於一省而不徇其命者有如此也乃亦臺下代　天子以秉　天子生殺之權於一省而不紊其權者又如此也況又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　天子者則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諍之也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宰相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論之也或紊生殺其權於秉權於撫臺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罷之也何今日不羈留本省細

直指汝元以由臺下俯察汝元果可以殺果可以生而殺而生汝元於本省而顧轉解汝元於湖廣以憑湖廣撫臺於汝元察不察以究抑殺汝元生不生以玩夫生汝元殺不殺以柰生殺其權於外省耶設臺下不果以汝元留而果以汝元解則是臺下不惟不有一言於外省撫臺而且為外省撫臺作一轉解小有司也臺下奉天子命以秉權者豈奉宰相命以秉權者乎

又豈奉撫臺命以秉權者乎或者以湖廣撫臺陰受指示緝汝元必解汝元於湖廣乃爲完事於湖廣撫臺而臺下若無與其事者然而汝元雖江西細民亦臺下子民也可委其事於無與耶果不以汝元解而果以汝元留果以汝元祭果以汝元生果以汝元殺或移文以廻湖廣撫臺或具帖以報宰相或題疏以奏　天子是亦臺下完事事也是亦臺下秉權權也奚有秉一

省生殺權而不與一省生殺事耶叉奚有一省生殺事而不與於一省秉生殺其權者乎此汝元於臺下子民情也敢不陳乎臺下忍不察乎此汝元忘乎其生其殺其秉權於臺下者亦欲盡一言於臺下也言不能盡言不敢盡惟察惟懇

上湖廣王撫院書

上陳履歷於臺下者代狀訴也自庚申前在學

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遊學乃何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姓而以心隱易名者一以避難一以便稱也若以梁汝元於庚申前歷歷陳之似有不勝其所陳者若以何心隱於庚申後而陳之歷歷且有功之足陳也將陳之於越不有功於越耶而在越之人心者有一心隱也一無所犯於越也設心隱一無犯於越而顧以心隱於越緝則在越之人心平不平

於越耶又陳之於蜀又不有功於蜀耶而在蜀
之人心者亦有一心隱也亦一無所犯於蜀也
設心隱亦一無犯於蜀而亦以心隱於蜀緝則
在蜀之人心亦平不平於蜀耶又況陳心隱於
楚尤有不俟陳者而有心隱於楚之人心必不
啻越不啻蜀之人心有一心隱也縱不以有功
歸功於心隱必不以有罪歸罪於心隱也而心
隱又有何犯於楚顧於楚緝又不知平不平於

人心在楚者耶丙子七月內程二蒲親弟突然乘舟而來偏心隱共乘於其所乘舟即於舟出湖廣界乃垂泣而言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有所緝者在言表也言畢乃圖歸應試轉托渠表兄焚茗送心隱往泰州尋二蒲致書於楚之兩院各道爲心隱辯果犯何罪於楚而乃以心隱於楚緝耶其緝心隱於兩院耶抑緝心隱於各道耶初莫知也非惟心隱莫知雖二蒲亦莫

知也以莫知心隱所犯於楚而乃莫知心隱所緝於楚者何也繼而心隱自恨無所犯而有所緝亟歸亟葬父母以圖捄身自辯於朝不覺禁墳三月有餘方起工而若父又領德安府票來緝其子并緝梁汝元郎何心隱時則丁丑十月也汝元與若相泣相别方知丙子七月緝心隱郎汝元者楚之撫院陳臺下也丁丑十月緝汝元郎心隱者亦楚之撫院陳臺下也是緝莫知

其所起也起於朝有所議而緝乎起於野有所譖而緝乎起於府州縣有所訪而緝乎起於陳臺下上有所授下有所聞而緝乎今陳臺下已坐刑部右堂矣繼陳臺下於楚撫院者臺下也遞相繼又差南安把總緝何心隱即永豐縣梁汝元其人者其漫漫然無所起而緝乎不起於臺下授陳臺下所授聞陳臺下所聞必起於臺下自有所授自有所聞而緝矣凡若此所起不

惟心隱莫知二蒲莫知雖耿楚倜亦莫知也在臺下亦可委之莫知乎臺下必知心隱卽汝元其人所優所歷必天下萬世不可有此人也乃萬不得已而必緝此人必殺此人若心隱卽汝元其人以示天下懲也不然泛漫漫然莫知徒爲陳臺下不下有所關必上有所授完陳案耶臺下果欲歷歷知梁汝元於永豐所履所歷夾申前者則俯究朱把總所差蕭叔禹往還於來

豐者審查一月有餘未必不可以知汝元於庚
申前所履所歷者歷歷也奚俟汝元歷歷陳而
乃歷歷知汝元於庚申前歟臺下又果欲歷歷
知何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庚申後者則又不
必詢之二蒲不必詢之楚侗惟研之朱把總不
歷陳其十之八九必歷陳其十之四五亦未必
不可以知心隱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歷歷也
又奚俟心隱歷歷陳而乃歷歷知心隱於庚申

後與知汝元於永豐即知心隱於孝感也知心隱於孝感即知汝元於永豐也知汝元知心隱於永豐於孝感即知汝元知心隱於越於蜀於四方也況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者比汝元所履所歷於永豐者尤有寸進者也尤一無所犯於孝感也尤不期於孝感緝心隱也又況心隱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又比汝元所履所歷於庚申前者亦有寸進者也亦一無所犯於庚申

後也又何期於庚申後而丙子二三年間於心隱緝乎又何期於此二三年間而以盜犯又以逆犯妖犯奸犯於心隱緝乎此犯此緝臺下忍漫漫然不歷歷究不歷歷詢不歷歷研而歷歷知心隱即汝元果有所犯而果不容不有所緝者乎且心隱即汝元者自庚申前後所屐所歷其年則六十有三矣二三年間則血氣年老而年衰况今年又自祁門自三月被緝被解抵南

安又自南安自六月轉解抵楚省里以千計而
日以百計其辱其苦又與里與日計而衰老之
血氣又月老而月衰以致視則十衰其三四明
聽則十衰其五六聰肌膚顏色似未與老俱衰
於外而實與老俱衰於內所恨所少者或病或
殺一死而已前此欲死於水欲死於火欲自縊
而死欲自刎而死欲自藥而死欲自餓而死又
恐野史書何心隱卽梁汝元者於某府某縣於

某年某月不堪被縛被解之辱且苦乃自殺而自死也殺不明而死不明猶無名殺而無名死也又思與其自殺而死於不明莫若明明殺而死何心隱即梁汝元者於臺下也或歷歷知心隱果盜犯而以盜犯殺心隱或歷歷知心隱果逆犯果妖犯果奸犯而有大於盜犯之不容不殺必殺之以懲天下以殺何心隱即汝元者於臺下是以奸犯名妖犯名逆犯名有大於盜犯

名殺何心隱即梁汝元其人於天下以示天下
懲則何心隱即梁汝元雖死於寃亦非死於無
名亦愈於自殺而死於不明不堪其辱且苦狀
狀無名以死也况　朝野史相通以書必書殺
何心隱即梁汝元者其職掌其姓名也必書其
職掌其姓名以其犯名殺何心隱即梁汝元也
必書何心隱即梁汝元於已所犯者實不實也
必書何心隱即梁汝元於人所殺者當不當也

必書何必隱郎梁波元所犯所殺者必或以朝有所譏書也必或以野有所譖書也必或以府州縣有所訪書也必或以上有所授下有所聞書也必或以授所授聞所聞書也必或以自有所授自有所聞書也必歷歷如何必隱郎梁波元於庚申前後所履所歷者而乃歷歷若是書也書於野書於　朝之秉史筆以書者必歷歷誰史共知於天下萬世而不泯也不又愈於

不堪其辱其苦以自殺而死於不明泯泯無名已乎心隱即汝元者固好名而亦惡死也第被縛矣又被解矣惟有死矣奚惡又惟有死後之名或不泯矣容不好脫或不名之好而必死之惡則畏殺而貪生必百計以求生免殺之不遑自致神氣之餒不勝血氣之衰不激而驟斃必激而釀疾不驟斃於祁門必釀疾於南安不十其視而十衰其明必十其聽而十衰其聰能保

膚顏色之與老俱衰於內者不與老俱衰於
外乎又能保轉解抵楚得於臺下上陳庚申前
後所履所歷漸邸者乎外錄原學原講萬有餘
言一册幷得上陳於臺下者亦無非重名之好
以輕炮之惡假之自保之所致也伏惟賜閱幷
宽幷研幸萬

上湖廣郭按院書

臺下歷示梁汝元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

果盜犯乎果逆犯乎果妖犯乎果奸犯乎自丙子十七月至丁丑十月前任撫院陳臺下則緝何心隱以盜犯也三月祁門小票則緝何心隱以逆犯妖犯也押解牌則解何心隱以奸犯也竟莫知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若以盜財之盜緝心隱則心隱已非其人其盜矣奚俠於辯歟或以盜氣之盜緝心隱則心隱亦非其人其盜矣又奚俠於辯歟其以逆犯妖犯於心隱緝

則辯莫辯於所上祁門書矣敢贅辯歟伏乞賜閱外錄所上祁門書以其所交辯所犯也敢贅歟惟以奸犯於心隱解者又不敢以不辯也且奸有二有奸諜之奸有奸雄之奸然而奸之屬諜者則與逆與妖異名而同屬也亦可以所上祁門書推其所屬辯其所諜也不敢不辯而又敢贅辯歟乃若奸之屬雄者雖許紹以評曹操而實起於孔子誅少正卯之名也夫奸之雄於

曹操者亦逆屬也奸之雄於正邪者亦妖屬也
亦於所上祁門嘗辯之矣似亦不敢不辯而又
敢贅辯歟況曹操其奸其雄誠非心隱其人其
奸又不惟不敢贅辯而亦不俟於辯之贅矣要
之所緝所解何心隱之所犯者畢竟莫知果何
犯而乃有此緝此解也又乞臺下歷歷示何心
隱所犯以致所緝所解於撫院王臺下者果何
犯果何緝果何解果以何殺何心隱於梁汝元

廉不令梁汝元懵懵然莫知何心隱爲昏天黑地究宛鬼也或者臺下委諸此撫院王臺下必歷歷知何心隱必有所犯而乃必有此所緝所解者也於我按院何與焉殊不知按院以按於楚藩者凡藩屏王侯以至撫院三司皆在所按而得言其可否者獨可委諸何心隱所究所犯所緝所解於按院何與焉已耶臺下倘動惻隱心於心隱而有欲言則 天子前之言可否雖

在宰相而當　朝宰相之不設則言可否於
天子前者又不在宰相而在按院臺下之得
按而得以言也又獨可委諸何心隱所犯所緝
所解之可否爲按院臺下所不與而忍箝口不
歷歷言不歷歷示耶又或者以撫院王臺下亦
出於北都院之都言官也尚不一言何心隱果
何犯而顧漫漫然緝何心隱以解況於按院臺
下亦惟在言官之列而不在言官之都者肯體